

台語研究的態度與台語溯源的方法

拙文「台語電視節目不能開玩笑」於八月八日在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發表後，引起了一些迴響，然而所有的迴響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

我這篇文章主要是針對電視台製作台語節目的草率輕忽提出批評，並不是針對個人。

刊出之後第二天台視有人打電話給我，問我中研院附近到底那個地方收不到台視？第二天見報，才知道總經理王家驊辦事非常「認真」，見了我的文章，立刻下令裝機組調查為何有收不到台視的地方，原來總經理關心的，不是我提出要求改善「台語電視節目開玩笑」的問題，而是廣告怎麼不能「無遠弗屆」的問題。這是我所謂出乎意料之外者一。

我這篇拙文並沒有批評到好友莊永明兄，但因為拙文刊出時連環泡「台語溯源」已改聘莊先生為「顧問」，我的這篇評文遂間接和莊先生發生關係。莊先生於是給我打了一通電話，告訴我說：「其實陳玉慶先生和我一樣都是被害者。連環泡的製作單位向我索取台語資料，便擅自給我掛上

『顧問』的頭銜，其實是顧而不問，我給他的資料，也只採用了四成左右。」我再問：「有沒有顧問費？」「哪有！」我又問：「你寫的資料，難道也沒有稿費？」「沒有！」堂堂一名顧問，不但顧而不問，而且用稿不付費，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者二。我告訴莊先生說：「這件事只讓我了解是沒有用的，你應該公諸於世。」

果然，八月十二日自立早報影藝版刊載莊先生抱怨連環泡台語溯源「顧而不問」，「希望認真製作，力求改進，以提升台語節目水準。」連環泡於第二天刊出一則啓事，表明提昇製作水準的誠意。後來「台語溯源」不再溯源，專播莊先生著的「台灣諺語淺釋」，也給作者一些稿酬。

然後，八月二十五日陳玉慶老先生在自立晚報發表「『台語溯源』是不開玩笑的」一文，表明他的「台語溯源」都是根據前人耆宿的文獻，並不是「烏白講」。他說：

「閩南語源遠流長，但由於時代變遷，許多語源已不爲年青一代所知，如果這一輩再不做些『尋根』工作，下一代就更難做了。基於這些因素，一開頭對於一字一詞，便十分審慎，絕對不敢開玩笑。」

由陳老先生的文字看來，他似乎認爲華視連環泡「台語溯源」和中視歡樂一起來「世界俚語」節目很能表達他的意思。原本莊永明先生對我抱怨說「他和陳老先生都是受害者」之後，我對批評陳老先生一事感到很抱歉，沒想到陳先生並沒有「受害者意識」，勇敢地把台語電視節目開玩笑的責任承擔起來，這可以說是出我意料之外者三。

針對陳老先生提出的問題，我想可以分成「台語研究的態度」及「台語溯源的方法」提出一些看法。

第一、研究台語的目的與途徑很多。不過如果我們透視整個台語的研究史，就可以發現，台灣在日本時代及以前，沒有出過一本「台語溯源」的書，所有閩南語字源的著作全部出於福建人之手，如陳衍、葉俊生、邱立、許篤仁等。台灣的所有台語研究都著重於台語辭書與教科書的編纂，其數量汗牛充棟，品質亦多臻上乘。在台灣，閩南語字源考證的始作俑者是連橫，光復以後，辭書和教科書的編纂荒廢了，所有研究都偏向「台語溯源」，以為若不強調台語之源遠流長，保存古音古語古義，台語便沒有價值一樣。

其實這是很大的誤會。「台語」，如果指的是鶴佬語，那麼它的價值並不需要依靠它是否源遠流長，是否保存漢語的古音古語古義。只要它是鶴佬人祖先所傳下來，是我們的語言，是我們生存在這塊土地上唯一最完美的表達工具，它便有存在價值。

所以「台語溯源」這項工作，可以當成學問上的一種興趣，但決不是唯一的學問，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學問。台語研究的正當方向，應該是針對語言本身及其與台灣文化、歷史的結合作更準確的描寫、整理、編纂，以及這個語言和其他語言、古今語言、內部方言的調查分析比較，最重要是如何使這個語言文字化，進而加以文學化。這不但在學問上更有意義，對台語的推展也更有價值。

許多學者一窩蜂去搞台語溯源、搞台語所保存的古音，在人力分配上，這是很大的浪費。如果不自量力，不具備基本知識，也去搞古音、古義，那更是糟踏人才了。我常爲一些台語程度相當不錯的老先生不去搞台語語言本身的研究，卻要搞什麼「台語溯源」，感到非常惋惜。

其次，台語溯源的工作是非常困難，也很不可靠的。像陳老先生在書上所提到的「烏貓烏狗」、「新婦」、「在室女」因爲有當代人的文獻可稽，並且從字面上也容易了解的，自然問題較小。可是如果文獻不足徵，字面上也不容易了解，那問題就大了。我指陳先生台語溯源「烏白講」，便是這一部份。

我批評陳先生的說法「婦人有氏而無名，故曰某」毫無根據，古代六禮中第一項便是「問名」，豈可說女子無名？陳先生解釋，這是根據連橫等人的說法。

我又批評「烏魯木齊」一詞，豈能源於一名台人遊迪化回來胡說八道。我的理由是台人遊烏魯木齊在「清末民初」（即日據時代）簡直不可能。還有，個人經驗而能成爲一句廣爲流傳的詞彙，除非是重要名人，並且生長在資訊發達的時代，否則也不大可能。但陳先生說他是「聽本省宿儒吳槐先生說的，雖無『文』的記載，卻有『語』的口傳」，所以不是「烏白講」。

其實這樣的「根據」，也就等於沒有根據。因爲陳先生在引用連橫、吳槐的說法之同時，必須證明連、吳的說法無誤，否則他的引用只是延襲連、吳的錯誤，並不能以引用錯誤的說法、證明自己的正確。連橫、吳槐也是現代人，他們的說法又根據什麼？連橫「婦人有氏無名」的謬誤，

已經證明，至於吳槐的說法，如果真有台人遊烏魯木齊的故事，能否指出那人的名字，何許人氏？

陳先生對這些問題都無法答覆，即吳槐的說法，在「台語溯源」書中連吳槐的名字都沒提到，「新編」也沒有提，只說「據故老說」。這又怎能叫人相信？

我在「談鶴佬語的正字與語源」一文中把亦玄（即陳玉慶）先生歸類為「古典派」，這一派主要論證方法，正如陳先生所說的，就是文獻。這一派曾經有過一番貢獻，但不科學，科學的研究必等待戰後一批優秀的聲韻家如董同龢、黃典誠、林金鈔參予研究才發展起來。筆者在「台灣禮俗語典」（自立晚報）的字考中所作的字源考證，就是根據現代鶴佬語學所常使用的聲韻比較、方言比較等方法。

鶴佬語語源研究既已進入科學的領域，古典派過去所提出的結論，必須一一加以檢證，否則便無法確定了。在這個科學的時代，如果不懂聲韻學、方言學，幾乎是不可能從事字源考證的。不知陳老先生以為然否？

我仍然要這麼說：

「陳先生學問廣博，可做的事應該很多，不要捨其所精而獻其所疏。」

台語溯源的工作，並不如陳老先生所說：「我們這一輩不做一些『尋根』的工作，下一代就更難了。」相反的，我以為，由於方言材料的收集，鶴佬語內部方言比較、與鄰近親屬語言比較、與中古切韻比較、與上古音比較的工作做得越成熟，語源的考証就越容易做。不要太低估我們下

台語研究的態度與台語溯源的方法

一代的語言學者。我們這一代的學者還有更重要的工作要作，那就是儘量忠實地蒐集記錄我們這一代的活語言，並努力使我們的語言成爲「文學的台語」，以建立「台語的文學」。

（原載一九八八、九、八自立晚報）